青年报 2019年12月6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刘剑峰 美术编辑 谭丽娜

他是胡歌 他不是胡歌

“胡歌表现非常优秀，而且我觉得他为自己的未来打开了一扇门。他通过这次表演也会获得不一样的表演体验，我对他要求更多的是肢体的动作，就像京剧演员，他们主要是肢体和唱腔来作为最吸引观众的点。”导演刁亦男评价说，胡歌掌握了“更高级的表演”。

青年报记者 陈宏

2017年3月，处在事业巅峰期的胡歌，选择了“息影”，赴美读书。这个举动，让很多人不解：那么势利的娱乐圈，会等谁？归来，还能是那个如日中天的胡歌吗？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凭借《白日焰火》大红的文艺片导演刁亦男，有一天走出自家门的时候，看到了隔壁某国际奢侈品牌专卖店门口的大幅广告，那上面，2个月前刚刚做它代言人的胡歌，精致中有另一些气质，让刁亦男对这位“明星”多看了几眼；几个月后，他又在GQ杂志上看到了胡歌，粗糙得甚至有点丑的形象，让他心头一动，他想“这个演员有点意思”。

两人的交集，首先在刁亦男的心中完成——继《白日焰火》之后，他想拍的电影主角，具有两面性，而这两面，正是他两次注意到“图片版胡歌”所表现出来的气质。

刁亦男选择了主动出击。他通过两人共同的朋友，联系到了胡歌，两人一起在上海吃了顿饭。他跟胡歌说，他要拍《南方车站的聚会》，是文艺片，比较苦，而且要拍很长的时间；胡歌说“好”。

胡歌爽快答应，是因为他当时正处于人生的彷徨期——对有想法的演员来说，到巅峰期后怎么走，是个取舍问题。去美国读书，但美国并不是人迹罕至的深山，如今的地球村，想要清净，以他的名气绝无可能。而刁亦男的出现，让他看到了另一种可能。

随后，他潜心在《南方车站的聚会》中长达6个月，认认真真地塑造了周泽农这个人物。这让他找到了做演员的另一种可能。这部电影，也打动了戛纳的评委——今年，这部影片入围了戛纳最佳影片，如今即将上映，也是备受期待。

12月5日，这部得到了上海市电影专项资金资助的艺术片，在上海影城举行了看片。粉丝们依然狂热，和胡歌的海报就开始了各种合影，但胡歌，好像已经不是那个胡歌了。

胡歌：最难的是说方言 最开心梦想成真

【转型】

“当时我遇到了瓶颈期”

青年报：你第一次得知南方这个电影的时候，那是什么情景？

胡歌：我第一次见导演是在上海的一家餐厅。之前导演通过我的朋友联系到了我，我挺惊讶。因为之前演过的电影不多，演的电视剧大多比较商业化。刁导在我的印象中是很文艺的导演，他主动找我，我有一点受宠若惊。而且当时我到了一个瓶颈期，对工作有些迷茫，在等一个我有表演冲动的这样一个项目。我觉得这是一次很难得的机会。

青年报：那你是怎么看待电影的？你觉得它跟电视剧的差异在哪儿？

胡歌：其实因为电视剧的制作周期和容量的关系，没有办法像电影有那么长的时间和空间，让演员来准备一个角色。所以我一直很希望能够有一次全新的工作的体验，就是这是一个表演方式的不同。可能电视剧对于演员的要求是速成的，但是电影像在小火慢炖。我也希望通过这个过程可以去找到新的方法和感悟。

【演员】

吃面的场景我拍了三天

青年报：这部电影中，你全程武汉话，困难吗？

胡歌：对我来说最难的部分就是说武汉话。剧组特地给我请了一个语言老师，我自认为我说的跟老师是一样的，但是老师永远觉得我说的跟他们是不一样的。突然有一天我说我教你说上海话，你也让我感受一下当老师是什么感觉。经过这一次角色互换，我终于明白了，之前我只注意节奏、语音和语调，忽略了音高，之后在学习的过程中效率就高了很多。此外我们电影中有大量群演，他们都是本地人，也非常关心我，他们知道对我来说语言刚开始是负担，所以他们平时现场和生活中都跟我讲武汉话，是我武汉话的老师。

青年报：有没有印象中拍摄条数特别多的？

胡歌：吃面那场戏对于周泽农来说是分量比较重的一场戏，是他最淋漓尽致的一次情感的表达。他的喜悦和恐惧反应，甚至是对于他的悔恨、委屈，各种复杂的情绪都在这一场吃面里表现出来。我一个人吃面拍了三天。

青年报：这次回到家乡宣传，有什么特别感觉吗？

胡歌：今天我爸爸也来了，他第一次在电影院看我主演的电影。上海影城是我小时候看电影的地方，做演员之后，我就梦想我演的电影的海报，能够出现在上海影城，现在梦想成真了。

【书画】

看古今水墨画如何对话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首届“水问”当代水墨大展近日在上海苏宁艺术馆举行。此次展览由“水墨现场”(INK NOW)与苏宁艺术馆联合举办。此次展览与其它水墨展最大的不同是，将古代水墨作品和当代水墨作品放在一起展出，通过古今水墨的对话，来探讨水墨艺术的过去和未来发展的可能。

此次展览汇集了11位现当代水墨艺术和实践者的创作。包括王劼音、萧勤、刘国松、李磊等艺术家的作品，他们都是当代水墨艺术创作的执牛耳者，他们对水墨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代表了水墨艺术发展的方向。有意思的是，展览不仅有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还展出上海苏宁艺术馆馆藏的南宋画龙圣手陈容的《戏珠龙图》手卷。此幅《戏珠龙图》画的是双龙戏珠的场景，这件作品以水墨渲染法写云气，墨气苍厚，给人浪涛汹涌，风云激荡的动态感。而古今水墨作品的对话，让人看到一条很清晰的“传统—现代—当代”的水墨艺术逻辑序列。

在“水问”大展进行的同时，一场与之相关的水墨艺术国际论坛也在近日举行。著名画家、中华艺术馆前馆长李磊说，水墨当随时代，应该体现时代的精神。但并不是说水墨不要传统，应该把传统的这些好的、具有时代穿透力的精神和方法，作为当代画家最好的营养，运用到绘画当中去。

著名画家王劼音则表示，现在很多人抱怨中国画弄不出油画的效果，“我觉得水墨画平静如水反而是它的特点，要把平静如水做好了以后，反而跟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大家拉开一个距离，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了。”

【音乐】

听中外作曲家“听见中国”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第一次与琵琶、竹笛等中国乐器面对面，太有意思了，而为这些中国乐器作曲是富有挑战的！”上海音乐学院主办的《听见中国》音乐会，今年已经迎来了第五届，在近日举行的成果音乐会上，来自伊朗的作曲家Alireza Farhang告诉记者，参加“听见中国”项目使他对中国文化有了一次切身的体验。

《听见中国》是上海音乐学院主办，上海音乐学院“国际一流作曲人才培养与实践战略创新团队”承办，作曲系协办的，邀请中外年轻作曲家根据中国传统音乐和中国文化元素进行创作，并以交响乐的形式来呈现的大型音乐会。今年的音乐会，由张亮执棒上海爱乐乐团演奏了包括Alireza Farhang为琵琶、竹笛和管弦乐队而作的《印象·春逝》、哥伦比亚作曲家艾琳的《兰与茉莉》等八部全新的作品。

五年来，40多位杰出的中外青年作曲家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结缘于此。来自全球22个国家的青年作曲家，创作了40多部作品，涉及种类繁多的中国元素，如京剧、昆曲、越剧、秦腔、粤剧、陕北民歌、姑苏小调，江南丝竹、评弹，少数民族音乐、古代诗词、神话传说和《诗经》等等。

“听见中国”项目艺术总监叶国辉教授说：“各国的年轻作曲家基于中国元素的命题创作，展现了他们的创作才能及对中国文化的多元理解，也触发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兴趣。‘听见中国’项目也因为各国作曲家的深度参与而潜在地拉动了表演与受众在不同国度的互动，进而推进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